

# 《中庸》中的纺织服饰信息分析

王 燕<sup>1</sup>, 梁文倩<sup>2</sup>, 杨小明<sup>2</sup>

(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湖北名师工作室, 武汉 430073;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, 上海 200051)

中图分类号: TS941.11

文献标志码: B

文章编号: 2095-4131-(2021)03-0013-02

## Information Analysis o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 *The Doctrine of the Mean*

WANG Yan<sup>1</sup>, LIANG Wenqian<sup>2</sup>, YANG Xiaoming<sup>2</sup>

(1.Hubei Master Studio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, Wuhan 430073 China;

2.College of Humanities, Donghua University, Shanghai 201620 China)

《中庸》是儒家重要经典,乃孔子(前551~前479年)之孙孔伋(字子思,前483~前402年)所著,为儒家理论渊薮,至宋才为儒者重视。《中庸》虽为儒家修身的专著,但其中不乏一些纺织服饰信息,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纺织文化提供了一手资料。

### 1 儒家对服饰的重视

《中庸》中明确表示儒家重视服饰对内心修的警示作用。如《中庸·第十六章》中有“使天下之人,齐明盛服,以承祭祀,洋洋乎!在其上,在其左右”。再如《中庸·第二十章》有“齐明盛服,非礼不动,所以修身也”<sup>[1]</sup>。这两句中“齐明盛服”是儒家对“内化于心,外化于形”的具体表现。“齐明”是指内心虔诚,特指对心。“盛服”是指穿戴整齐体现虔诚,特指对物,表里如一。其实,“齐明”和“盛服”之间还有另一层含义,即盛服可以警示心明,儒家认为人类制作衣裳乃是文明之始,衣裳可以告诫穿着者有别于禽兽<sup>[2]</sup>,这与中国古代君子怀玉的作用一致<sup>[3]</sup>。可见儒家重视外物对内心的影响,这外物也即是“礼”,“礼”之重点之一是服饰。之所以这么说,可从《中庸·第十九章》中“春秋修其祖庙,陈其宗器,设其裳衣,荐其时食”可见一斑。将先祖衣裳

摆在祖庙,供后人祭祀,这正是衣如其人的表现,这也可以说明孔府旧藏中为什么会有很多明代服饰的原因<sup>[4]</sup>。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人有衣冠葬一说的依据来源。

### 2 治丝与治天下

笔者认为儒家总以纺织工艺操作比喻治天下,而道家则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。这两者的比喻,体现了两家的思想精髓。《中庸·第三十二章》中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”<sup>[1][4]</sup>一句,一方面它可能是最早将治丝与治国联系起来的论述,因为其后《韩诗外传》《列女传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字经》中有孟母、敬姜、乐羊子妻等的说织、说经的行为,并对说织、说经进行详细的解读<sup>[5]</sup>。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中国古代丝崇拜的宗教观。经纶是指丝线,“经纶天下”是指用丝线操纵天下,那是谁操纵呢?显然是上天,而世俗的君主只是代替上天来管理。为什么用丝有这种功能呢?这与中国古代的蚕崇拜到丝崇拜有关。中国古人发现蚕可以变幻形体,而让当时的人误解其可以永生和不死。这又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中国古人会对蚕有图腾崇拜,而对苍蝇或其他形变昆虫没有图腾崇拜?笔者认为行动缓慢和通体白色让蚕充满庄重感和圣洁感,而苍蝇等昆虫奇怪的形状、刺激的气味和快速的动作给人一种邪恶感和厌恶感。然后,中国古人在对蚕图腾崇拜过程中,逐渐认为蚕之所以会“天蚕再变”,在于蚕会吐丝结茧,丝才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关键。于是,蚕图腾崇拜又转化为丝崇拜,并有了像蚕一样用丝裹着身体就可以再生的认识。这种再生的认识几经变化,最后由肉体的再生转变为灵魂的再生或升天,至此丝织物最终成为裹尸布和沟通人神的媒介。这可从商代青铜器用丝绸包裹陪葬和马王

收稿日期:2020-12-25;修回日期:2021-03-19。
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(17YJC-ZH079)。

作者简介:王燕,硕士,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湖北名师工作室科研助理。梁文倩,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通信作者:杨小明,博士,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堆汉墓1号主人辛追身裹18层丝绸服饰入葬得到印证。所以,经纶天下所反映的是一种丝崇拜,此外,也隐喻着每个人的命运都是通过丝被上天(命运)操纵,这也是一种宿命论的体现<sup>[6]</sup>。虽然儒家对鬼神命运敬而远之,但并不是不信,可从“经纶天下”这一表达中见到原始的宿命论在其观点中痕迹,只是他们不愿提及而已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王国轩(译注). 大学中庸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6:91、108.  
WANG Guoxuan (commentary).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[M]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, 2016: 91,108.
- [2]南怀瑾. 话说中庸[M].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20: 82.  
NAN Huaijin. Talking about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[M]. Beijing: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.Ltd, 2020: 82.
- [3]李强,李斌,梁文倩.《论语》中的纺织服饰考辨[M]. 丝绸, 2019,

56(2): 96-101.

LI Qiang,LI Bin,LIANG Wenqian.Textual Research on Textile and Costume in *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*[M]. Journal of Silk, 2019, 56(2): 96-101.

- [4]崔莎莎,胡晓东.孔府旧藏明代男子服饰结构选例分析[J].服饰导刊,2016,5(1):61-67.

CUI Shasha. HU Xiaodong. An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Men's Clothing collected by Confucius Mansion of Ming Dynasty [J]. Fashion Guide, 2016, 5(1): 61-67.

- [5]李斌,李强.《三字经》中的纺织考辨[J].服饰导刊,2018,7(2):12-14.

LI Bin,LI Qiang.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extile in *Three-character Scripture*[J].Fashion Guide,2018,7(2):12-14.

- [6]李强,李斌,梁文倩,等.中国古代纺织史话[M].武汉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2020:27-28.

LI Qiang, LI Bin, LIANG Wenqian, et al. The History of Textile in Ancient China[M]. Wuhan: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, 2020: 27-28.

(责任编辑:李强)